



書古傳

詩

自北至廿一

十一

| |
|------|
| 服部文庫 |
| 117 |
| 162 |
| 9 |



117
162
9

詩書古傳卷第二十



日本信陽太宰純輯

大雅

民勞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詩書古傳

卷第二十

大雅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左氏傳僖公二

十八年杜預曰。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純曰。殺顛頡以狗于師。在戰前。

文公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

敢愛死以亂官乎。左氏傳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迓有德。夫子迓德矣。左氏傳昭公二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丑。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左氏傳昭公二十年

荀子曰：「川淵深而魚鱉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於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致仕篇楊倞曰：挾讀為浹。

淮南子曰：「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于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秦族訓

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

鹽鐵論詳見小雅出車篇。

鹽鐵論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毫。兼臣海內。文

王得太公。廓鄴鄙。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

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

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

畏其德也。論勇篇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

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

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

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

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

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

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

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此之謂也。新序雜事篇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

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

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

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

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說苑君道篇

漢元帝永光四年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總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由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

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漢書元帝紀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氏傳僖公五年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予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左氏傳文公七年。杜預曰。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

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左氏傳宣公九年

季文子曰。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左氏傳詳見衛之氓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左氏傳襄公三十一年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

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左氏傳昭公六年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左氏傳昭公三十二年

年

子夏曰。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禮記

詳見皇矣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禮記坊記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云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瘏。禮記詳見小雅巧言。

子貢問於孔子曰。云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

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家語詳見小雅巧言

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

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

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

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離婁上篇

荀子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

亡。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也。君道篇又彊國篇

又曰。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

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

詢於芻蕘。言博問也。大略篇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

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

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

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

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

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

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

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

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况人主乎。第三卷

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

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小成大。韓詩外傳第三卷。純按毛詩來作徂。說苑同。

韓詩外傳曰。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瘁。第五卷

又曰。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

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蟻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同上

又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鳥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

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同上

又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書詩，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告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

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損。凌遲以
 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
 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
 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
 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
 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
 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
 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同上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

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
 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
 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
 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
 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
 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
 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韓詩

外傳第十卷

詩書古傳

卷第二十一

十一

水海有勇士曰蓄丘訖。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訖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蓄丘訖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訖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訖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蓄丘訖。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蓄丘訖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

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蓄丘訖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同上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笞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

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

同上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葛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榻木為腦。止

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蟲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

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
 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
 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
 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乎。
 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
 亡而已矣。同上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
 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
 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
 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

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
 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
 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同上
 鹽鐵論。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
 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
 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
 功。詩云。詢于葛藟。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
 乎。刺議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

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

一說。定彊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新序雜事篇
 新序曰。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雜事篇。上記楚丘先生之事。與韓詩外傳同。故不復贅。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

繹矣。民之莫矣。

說苑善說篇

定公卒。立敬妣之子衎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列女傳母儀傳純曰定公衛君

晉伯宗妻。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穀實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

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豫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仇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列女傳 仁智傳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出。甯戚擊牛角而

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嫫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宰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馱馱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仲下席曰。吾語子其故。昔公

儵一本
作儵

使我迎甯戚。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所謂。故憂之。
 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古有白水之詩。浩浩白水，儵儵
 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
 戚之欲得仕國家也。仲大悅，以報桓公。公乃脩宮府，
 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
 真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是也。列女傳辯
通傳純曰

儵字未詳，或儵
或儵字之誤也。

楚江乙母。楚大夫江乙之母也。恭王時，乙為郢大夫，
 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無何，
 其母亡布八尋，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

之。王曰：令尹信盜之乎？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
 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
 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
 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
 使人盜何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
 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之子為郢
 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
 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武
 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洽。相不賢，
 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

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償母布。賜金千鎰。母讓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復召用江乙。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列女傳 辯通傳

漢書曰。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

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諸侯王表

入本蕩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左氏傳宣公二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左氏傳詳見邶

之柏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云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

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鬪者

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

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

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

過，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

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云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

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

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

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

之民，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

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

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國語周語下

詩書古傳 卷第二十一 十一

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家語弟子行篇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烈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惠之時。亡國恃

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真。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惠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晏子春秋婦侍之侍。恐當作寺。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離婁上篇

荀子曰。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

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非十

二子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

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

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戰國策秦策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同上。詳見小雅巧言。

韓詩外傳曰：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第五

卷

又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同上

又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徃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欲行而求遂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同上

又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上同

又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第八卷。純按說苑。以此為曾子之言。且其文比此為詳。見

後。

又曰。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

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上同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

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同上第十卷第
 韓詩外傳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斲朝涉剗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

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同上純按大王當作文王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爰。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同上 鹽鐵論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宗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遵道篇 又曰。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結和篇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

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閱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新序善謀篇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

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說苑臣術篇

說苑曰。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貴德篇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急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苑敬慎篇

說苑曰。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至公篇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鬪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與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
 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
 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
 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囚
 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
 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列女傳
 仁智傳
 漢書曰。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况其邇者。虐。詩云。如蜩如蟴。如沸如羹。言上

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五行
 志
 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愬。愬。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
 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
 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
 者不殺。百官廢亂。同上
 劉向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
 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
 桀為戒也。漢書劉
 向傳
 杜欽曰。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
 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漢書杜
 欽傳

漢書曰。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

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漢書梅福傳贊

谷永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

與群惡。沈湎於酒。云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

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云詩云。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

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書谷永傳

漢成帝曰。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

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

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漢書外戚

傳

班伯曰。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漢書。詳見逸詩書。

詩書古傳卷第二十 終

詩書古傳卷第二十一
 信陽太宰純
 輯
 詩一員里支難念于卓于騰
 大雅曰不吐立卓于而轉文
 抑美齊于太善曰其其夫于
 禧公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
 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
 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
 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
 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
 曰公家之利知無不

詩書古傳卷第二十一

信陽太宰純輯

詩一員里支難念于卓于騰

大雅曰不吐立卓于而轉文

抑美齊于太善曰其其夫于

禧公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

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

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

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

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

曰公家之利知無不

言傳
卷第二十一
為患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左氏傳

公孫枝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云又曰。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左氏傳詳見皇矣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左氏傳襄公二年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

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左氏傳：襄公二十一年。

襄公二十二年秋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左氏傳。北宮文子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

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左氏傳：詳見邲之柏舟。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

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左氏傳昭公元年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

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

左氏傳昭公五年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氏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倣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

凡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御之箴。臨事有誓。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吳。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國語楚語上。韋昭曰。

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禮記中庸篇

禮記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中庸篇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禮記表記篇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一作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同上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
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

棣德行四國順之禮記緇衣篇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
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
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
云淑慎爾止不訥于儀同上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云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同上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云詩云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同上詳見小雅車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
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
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
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孝經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進篇
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

詩書世傳

卷第二十一

六

白圭之玷。是宮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家語弟子行篇

此條不干本篇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

之俄。言失德也。

晏子春秋詳見賓之初筵

黑子曰。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獨未止也。曰。兼即仁

矣。義矣。雖然。豈何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

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

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

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

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

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

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

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

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

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

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

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

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

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取法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乎乎。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

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

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篇純按遇當作愚荀子曰。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劓。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可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

謂矣。不苟篇

又曰。君子耻不修。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非十二子篇又曰。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

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富國篇

又曰。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

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夫是

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君道篇

又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

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

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

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此之謂也。致仕篇

韓詩外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

獸歸之。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禮

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

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此之謂也。第五卷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

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勸忻芬芳以送之。寶

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

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

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韓詩外傳第五卷

亦載之。孔子作孫卿。待作持。純按說苑善說篇

分下有別字。芬芳作憤滿。而言愚也。其心也。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韓詩外傳第六卷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

又見新書
雜事
少不同

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韓詩外傳第六卷韓詩外傳曰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化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群下

百吏莫不脩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
 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及慙夫是之為政教
 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第六卷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
 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
 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
 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
 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
 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韓詩外傳第六卷

韓詩外傳曰古者有命民之苟能敬長憐孤取捨好
 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
 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
 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
 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
 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
 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第六卷又見說苑
 脩文篇是君之君
 作唐虞
 二字
 又曰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

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故君子不為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同上

又曰。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

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同上

又曰。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

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同上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

荒湛于酒。同上第十卷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

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

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上同淮南子曰。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人間又曰。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秦族王曰。善。晏子春秋繁露曰。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

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郊祭又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郊事鹽鐵論。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世務

鹽鐵論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和親篇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

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篇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同上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長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

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說苑君道篇

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說苑說叢篇

說苑曰。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脩文篇

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列女傳詳見秦之涇陽。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山。齊將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

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夫義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列女傳節義傳純按得幸之幸疑當作生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

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磨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趙夫人之謂也。列女傳節義傳。純曰。食當作飲。

漢宣帝元康三年。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

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漢書宣帝紀。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顛覆厥德。荒沈于酒。漢書五行志。詳見小雅正月。詩云。蘇曰。未賦亦賦。賦于正。賦于亂。莫大。

漢諸臣廢昌邑王。奏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

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漢書霍光傳

漢書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詳見小雅小弁

匡衡上疏曰。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

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漢書匡衡傳

漢書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史丹傳贊

陳崇曰。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

詩書世傳

卷第二十一

十一

詩書世傳

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求路大旂。封父之敏。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漢書王莽傳

荀子曰。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禮義以為文。倫類以為理。喘而言。孺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臣道篇

詩書古傳卷第二十一終

